

“混沌之死”与“饥饿之死”

——《庄子》与《饥饿艺术家》生存主题异同论

杨传禄¹

(1.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在先秦自然哲学与20世纪工业文明的跨时空比较视域下, 本研究对《庄子》“混沌之死”与卡夫卡《饥饿艺术家》“饥饿之死”引起的关于生存主题的寓言进行互文性解读, 揭示二者对人类生存本质困境的认知及超越路径。“混沌之死”寓意以主观意志改造自然或人性的行为, 警示过度改造的危害, 呼吁回归本真、重建生态平衡; “饥饿之死”揭示工业文明下人类普遍的精神危机与生存的虚无异化。二者共同指向人类生存的本质困境。在书写方式上, 二者均有对“异化”“荒诞”“物化”生存形态的描写。卡夫卡的寓言塑造人际疏离的现代性样本, 展现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 庄子的寓言则批判礼教异化, 主张保持精神独立。卡夫卡的“荒诞”源于资本主义异化, 向死而生; 庄子的“荒诞”源于世俗认知局限, 主张精神超越。卡夫卡的“物化”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商品异化, 预言工具理性对人性的侵蚀; 庄子的“物化”是一种哲学境界, 主张通过修养功夫实现超脱。这种跨时空“对话”既凸显中西文明在应对生存危机时的思维分野, 又展现人类生存主题永恒性及异质文明下生存哲思的共振。

关键词: 庄子; 卡夫卡; 《饥饿艺术家》; 生存主题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6.1086

在先秦自然哲学与20世纪工业文明废墟的跨时空的比较视域下, 庄子与卡夫卡以不同维度诠释着人类生存的本质困境。本研究通过《庄子》^[1]与《饥饿艺术家》^[2]文本的互文性解读, 揭示出两位哲人对生存困境的本质认知及其超越路径。这种跨时空对话不仅展现人类生存主题下的永恒性, 更凸显中西文明在应对生存危机时的思维分野。这种异质文明下的生存哲思共振, 展现出“混沌之死”的生存寓言与卡夫卡的“饥饿之死”的生存寓言的同质性与异质性。

一、“混沌之死”与“饥饿之死”的生存主题

(一)《庄子》“混沌之死”的生存启示

“混沌之死”是《庄子·应帝王》中的一则荒诞寓言故事。原文记载南海之帝“倏”与北海之帝“忽”为报答中央之帝“混沌”的善意, 认为其无七窍(眼、耳、鼻、口等)不便生活, 于是每日凿一窍, 七日后混沌死亡。庄子以“倏”“忽”象征迅疾和人为干预, “混沌”则象征原始自然状态。这一寓言批判了以主观意志强行改造自然或人性的行为, 警示人类对自然的过度改造可能引发灾难。“混沌之死”昭示自然原初状态的消亡, 提醒现代人需在发展中“重建混沌”, 恢复生态平衡, 避免异化。寓言中的南海大帝倏、北海大帝忽与中央大帝混沌, 象征着人们内心的不同层面。倏与忽, 如同外在的感官与欲望, 总是忙碌于追求物质与名利。

从生存哲学视角看, “混沌之死”揭示了人类文明的悖论。七窍的开启象征感官与理性的觉醒, 但也意味着人从自然状态中异化。庄子认为, 感官的过度发达会使人陷入欲望与心的漩涡, 破坏生命的原始和谐。混沌的死亡实则是“人为”对“天然”的扼杀, 人类应回归本真状态。这一思想与道家“复归于婴儿”的理念相通。混沌的无窍之体如同婴儿未受世俗污染的状态, 而倏忽的“善意”改造恰似社会教化对纯真本性的侵蚀, 最终导致生命灵性的丧失。“混沌之死”不仅是一个关于干预与毁灭的寓言, 更是庄子生存哲学的凝练表达。它呼吁人们在纷繁世界中保持对自然的敬畏, 在秩序与混沌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最终实现“逍遥游”式生命境界——既不抗拒变化, 亦不强加意志, 以无为之心顺应天道流转。在效率至上的现代社会, “混沌之死”提醒人们警惕将一切事物工具化的倾向, 尊重生命的内在的价值; 承认差异性与混沌状态的存在, 避免用单一标准规训、改造个体与社会。寓言深刻揭示了庄子哲学中关于自然法则、生存本质与社会干预的生存智慧。

除了“混沌之死”, 《庄子》中也还有不少表现生存主题的作品与寓言, 如《逍遥游》中“鹪鹩巢林, 不过一

枝”，《人间世》中“支离疏”，《养生主》中庖丁解牛“依乎天理”，《大宗师》中“相忘以生，无所终穷”，《山木》中“不材之木”，《天地》中的“机械者有机心”，《至乐》中“鼓盆而歌”等，都包含了丰富的生存哲学。这和庄子所处的时代“有人于此，其德天杀”的时代有关，如孟子称他们的时代为“邪世”^[1]（《孟子·尽心》）。庄子观察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逍遥游》）的制度性，“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鼠深穴以避熏凿之患”（《应帝王》）的人性趋向性，因此，他善于反思“生存”的主题，并试图阐释并实现个体对生存、生命的超越。

（二）《饥饿艺术家》“饥饿之死”的生存寓言

“饥饿之死”则是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创作于1922年的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Ein Hungerkünstler）中另一个荒诞性寓言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以“饥饿表演”为职业的艺术家，他通过长时间绝食来展示自己的意志力，并将此视为一种崇高的艺术形式。饥饿表演曾是风靡一时的娱乐项目，观众会买票围观被关在笼子里的艺术家，惊叹于他挑战生理极限的能力。他的表演经历了辉煌与衰落。饥饿艺术家曾享有盛名，每次表演持续40天，由经理设定极限，以防观众失去兴趣。他全身心投入绝食，甚至对被中断表演感到不满，认为自己可以坚持更久。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公众对这种艺术逐渐失去兴趣，饥饿表演沦为过时的奇观。艺术家于是辗转于马戏团，被安置在一个偏僻角落的笼子里。观众匆匆路过，甚至不再注意到他。笼子外的计时牌早已停摆，无人关心他绝食的天数。饥饿艺术家在孤独中继续坚持，但已无人理解他的执着。他最终成为被遗忘的艺术家。奄奄一息时，艺术家向马戏团管事坦白：他绝食并非因为意志力强大，而是因为他“找不到合胃口的食物”。如果能找到喜爱的食物，他也会像常人一样进食，但对他而言，这种食物并不存在。他的饥饿既是对艺术的献祭，也是精神虚无的隐喻。饥饿艺术家最终被饿死了，他的笼子被清理干净，取而代之的是一头充满野性生命力的黑豹。观众立刻被黑豹吸引，仿佛它才是真正的“饥饿艺术家”。

《饥饿艺术家》是卡夫卡晚年最后一次发表并重视的作品，美国文艺理论家RW·斯托曼认为小说中主人公在社会学、宗教上和形而上学上分别对应现代人，犹太人和艺术家的卡夫卡。它是对现代普遍人类的一种自我精神和生存状态的关照，正如卡夫卡所说：“生命就像我们上空无际的苍天，一样的伟大，一样无穷的深邃。我们只能通过‘个人的存在’这狭小的锁眼谛视它；而从这锁眼中我们感觉到的比看到的更多。”^[4]这一隐喻暗示了个体生存的局限性与荒诞本质。生存困境折射出工业文明下人类普遍的精神危机。《饥饿艺术家》通过极端的艺术表演，揭示了现代人如何在自我与他者的凝视中陷入生存的虚无与异化。“生存”的主题也一直是卡夫卡作品中竭力表现的主题，比如：《乡村医生》中描写主人公流浪漂泊的生存方式；《城堡》的K永远在寻求生命的认同感，寻找属于自己的“城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沙姆有着“变异”的生存形态；《饥饿艺术家》表演挨饿来获取生存……值得指出的是，卡夫卡的“生存”主题和卡夫卡自身的人生生存状态有关：卡夫卡在童年时遭受过严重的心理创伤，孤独感与陌生感常伴其身；中青年的卡夫卡见证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工业文明的发展之下，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变异；而老年卡夫卡又时常处在悲观绝望的生存情绪之中。“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5]因此，他通过创作《饥饿艺术家》来审视自身并反省人的生存。卡夫卡的生存主题基于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寓言性和预见性，反映着工业社会发展之下人的生存异变的问题。

庄子的“混沌之死”与卡夫卡的“饥饿之死”可形成跨时空对比，二者共同指向人类生存的本质困境。卡夫卡通过现代性解剖揭示了生存的创口，而庄子运用了“天地与我并生”（《齐物论》）的智慧中显现出愈合的智慧。二者在技术理性与自然天道的探索中，寻找人类诗意栖居的可能。

二、“异化”“荒诞”“物化”生存的书写方式

卡夫卡与庄子均有对生存对象处在“异化”“荒诞”“物化”等形态的书写。他们在不同面向综合反映了生存者和生存环境的异同性。

（一）“异化”的书写

卡夫卡塑造了人际疏离的现代性样本，人的生存被经理用40天表演期限的商业契约控制艺术家身体权力，而规训看守打牌、观众瞥视等细节暗示社会共谋，形成“群体冷漠”的看客心理。《饥饿艺术家》通过饥饿表演的荒诞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我、他者、社会的多重异化关系。正如布莱希特所说：“表演将题材和事件置于一个异化的过程，为了使人们理解，这种异化是必要的。对于一切自然而然的事，人们便会放弃理解。”^[6]这种就是异化的必要书写方式。

庄子则展现了礼教异化的古典批判。如《马蹄》篇伯乐驯马导致“马之死者过半”的仁义之缚，揭示伯乐治马的规训暴力：“烧之剔之，刻之烙之”，与卡夫卡的铁笼形成跨时空呼应。《庄子》还具有自然性异化，它的异化源于对“道法自然”的悖离，表现为将儒家礼教、社会规范视为“骈拇枝指”（《骈拇》），这些使人丧失天然本性，导致人性扭曲、生存变异。庄子试图打破桎梏，突破礼教规范下的“异化”。在社会关系的异化上，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庄子提倡“相忘于江湖”《大宗师》的疏离，认为人际羁绊妨碍精神超脱；卡夫卡则揭示现代关系的异化，艺术家与观众构成“表演—消费”的畸形共生。庄子提供解脱之道，主张在异化社会中保持“外化而内不化”（《知北游》）的处世哲学，保持精神独立性。卡夫卡则发出警示，若不反思系统化压迫，人类将陷入更深的荒诞循环，如在“40天”表演精准计算统治下无休止的新一轮“饥饿表演”。这些都具有互补性的启示。

（二）“荒诞”的书写

卡夫卡的生存“荒诞”具有现代性。卡夫卡曾受克尔凯郭尔、尼采等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影响，强调生存的荒谬

性。卡夫卡具有犹太身份，深受犹太文化中的“流散”体验的影响，投射为艺术家的孤独。在存在主义困境下，饥饿艺术家的荒诞源于加缪所言的“人与生活的离异”。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这样论及“荒诞”——“在被突然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中，人感到自己是局外人。这种放逐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对失去故土的怀念和对天国乐土的期望被剥夺了。这种人与其生活的离异、演员与其背景的离异，正是荒诞感”^[7]。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的“存在即合理”，但此“合理”指向抽象的客观规律，而非人伦社会的价值判断。饥饿艺术家将自我囚禁于笼中，以饥饿表演作为生存的唯一意义，其行为彻底背离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生理需求的基础性。他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基础中的生理需求异化为艺术表演。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如吃饭等是现实向高层需求的基础；而饥饿艺术家“拒绝”吃饭，并认为饥饿表演是一种高级艺术活动，这富有荒诞的意味。

庄子则看破了一些“荒诞”。《天下》通过“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来书写荒诞，通过《齐物论》主张“万物齐一”消解世俗价值判断的荒诞性。《逍遥游》中“大鹏与蜩鸠”互嘲的寓言，揭示生存意义的相对性；《秋水》中河伯与北海若对大小的对话，批判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它主张无为而治的生存观，以顺应自然之道超越世俗的荒诞。庄子笔下的畸人如支离疏、哀骀它等通过接纳形体的缺陷而实现精神自由，与饥饿艺术家的自我对抗的“荒诞”形成鲜明对比。

在荒诞的表现形式上，《饥饿艺术家》根植于资本主义异化，如表演期限、经理操控等体现工具理性对人性的碾压，《庄子》则来源于世俗认知的局限，他批判儒家礼法、名实之辩等，认为“仁义”是强加于人性的荒诞枷锁。《饥饿艺术家》在主体与环境关系中存在对抗，笼子象征现代社会的规训牢笼，艺术家以身体为战场反抗物化。《庄子》主张融合，主张“与物为春”（《德充符》），通过“坐忘”（《大宗师》）消弭主客对立。《饥饿艺术家》的对抗方案在于死亡，而获得荒诞性的救赎，艺术家通过自我毁灭完成反抗他人的最后一击，但无法改变社会异化本质。《庄子》则主张精神超越，通过“心斋”（《人间世》）、“见独”（《大宗师》）等方式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逍遥境界。在对荒诞的“不合理”的应对上，《饥饿艺术家》基本展现了消极抵抗，通过自我适应的循环，将饥饿升华为艺术信仰，却陷入“表演—被观看—被遗忘”的恶性循环。他的生存状态“与周围社会格格不入”，成为黑格尔所言“不合人伦之理”的存在。牢笼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心理惰性的象征。他拒绝与观众沟通，“对谁也不去理会”，最终在无人关注的角落悄然消亡。《庄子》展现了主动性，通过相对主义解构，以“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齐物论》）消解生死界限，以“无用之用”（《人间世》）重构价值标准。栢社树因“不材”反而得以保全，畸人因为残疾而免征兵役等，极致地反讽世俗性的功利判断。《庄子》还通过游世主义的浪漫，提倡“虚舟”心态（《山木》），主张在荒诞的现实中保持精神独立。

（三）“物化”的书写

“人与人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Eigengesetz—lichkeit）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8]这种现象被卢卡奇称作个体“物化”。在《饥饿艺术家》中表现了卡夫卡的物化书写，“物化”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商品异化。艺术家沦为经理的牟利工具，观众则通过猎奇消费完成对艺术家的商品化消解。表演契约、笼中展览，正是卢卡奇所言的“人的关系降格为物的交换”。《饥饿艺术家》存在的物化关系即艺术家与观众的关系被降格为商品交换，这导致主体性丧失：艺术家以自我折磨为生存意义，观众则以猎奇消费为存在方式。这种双向物化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困境——个体在追求意义的过程中，反被系统异化为可替代的零件。卡夫卡通过艺术家的死亡预言了工具理性对人性本质的侵蚀。

《庄子·齐物论》中的“物化”指向逃避现实世界的不平等而平等了主客界限的哲学境界，如“庄周梦蝶”消解了物我界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思想强调打破世俗价值体系对人的物化。庄子善于通过道家宇宙观，主张“齐物论”消解生存的差异。其“物化”与“齐一”正是通向“逍遥游”的必经之路，与卡夫卡的批判性物化形成本质差异。二者的共同困境在于，两者均触及个体在特定体系中的主体性丧失。饥饿艺术家执着于饥饿表演的“职业荣誉”，陷入自我物化的恶性循环；《庄子》中的“殉偈者”“伯乐治马”等，则揭示人被礼法制度所困的异化状态。卡夫卡通过艺术家的死亡宣告物化的不可逆，最终结局是“连同烂草一起埋了”；庄子则通过“坐忘”“心斋”等修养功夫，实现“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的超脱。

质言之，卡夫卡通过饥饿艺术家揭示现代性生存的异化本质，其荒诞源于工业文明对人性的物化切割；庄子则以自然哲学的超验智慧，将荒诞转化为认知改革的契机。二者分别代表西方存在主义式的对抗与东方道家式的超越，共同构成人类对生存困境的深刻叩问。

三、卡夫卡“铁笼”的社会性困境与庄子“天倪”的自然性超越

（一）卡夫卡“铁笼”的社会性困境

卡夫卡在《饥饿艺术家》通过“铁笼—表演”的隐喻系统塑造了“现代性铁笼”，构建了卡夫卡的社会性困境，即现代生存三重困境：一是异化困境。艺术家将饥饿升华为艺术的过程，恰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异化过程，其生存意义被资本逻辑收编为表演商品。二是荒诞困境。“他们不相信我的饥饿”的临终独白，揭示其饥饿表演的荒诞性。三是物化困境。观众与艺术家的相互物化、马戏团将艺术家安置在“兽场通道”的决策构成福柯“规训社会”“规训空间”的运作逻辑的微型模型，时钟作为笼中唯一陈设，是一种技术理性囚禁。

在超越路径的选择上，卡夫卡运用的是“西西弗斯式的抗争”，让饥饿艺术家进行饥饿表演来消极抵抗。艺术家通过身体极限的自我证伪，其绝食行为构成对物化社会的沉默抗议。卡夫卡采用法律文书式的精确叙述，如明

确了表演天数记录，却在细节处植入“时钟失灵”的悖论，制造本雅明所说的“寓言裂缝”。艺术家在腐草中的死亡场景，通过自我消解完成对异化链条的最后一击，临终独白“我本该成为什么”的追问，指向未被异化的本真存在可能，这是对死亡仪式的终极解构。

（二）庄子“天倪”的自然性超越

庄子通过《庄子》一书展现出自然性超越。他认为社会规范违背“天倪”的自然规律，强调个体应如自然生物般自由存在。“混沌之死”“鲁侯养鸟”等人为凿开七窍、用礼乐驯化海鸟的故事揭示，以人类标准强加于他者，会造成他者的生存障碍。不若如《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著名悖论去实现先秦语境下的三大生存突破。一是认知突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齐物论》）的辩证观解构了绝对真理，与卡夫卡的确定性缺失形成镜像。二是价值突破。“无用之大用”（《庄子·人间世》）的生存智慧，反向对应饥饿艺术家对表演价值的病态执着。三是生死突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天下》）的循环论，与艺术家“向死而生”的生存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卡夫卡笔下展现出消极抵抗而庄子笔下则展现出自我超越，这是二者的差异性选择。饥饿艺术家将饥饿表演作为“非暴力不合作”的生存策略，其自我毁灭性恰如加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Camus, 1955）。卡夫卡通过变形、异化的文学寓言书写，实践本雅明所说的“寓言的含混性”（Benjamin, 1934）批判。庄子曾批判“应声虫”（《秋水》）式人格，只知附和他人，预言群体中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这种状态在信息茧房、舆论操控频发的现代社会中尤为明显。这也与《饥饿艺术家》中的表演者形象一致。庄子主张运用的是《养生主》中庖丁解牛式的超越，通过“堕肢体，黜聪明”的工夫，消解认知异化的根源。庖丁解牛演示了如何“依乎天理”突破社会网络。他还对无用之用的生存价值进行建构，例如《逍遥游》中的大樗树的寓言，以“无所可用，安所困苦”颠覆功利主义价值观。这与艺术家对表演价值的病态执着形成镜像对照。《庄子》一书中的卮言曼衍，采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的言说方式，在语言异化的铁幕上撕开裂口。如其“鱼乐之辩”（《秋水》）的表达智慧，与卡夫卡《饥饿艺术家》的沉默抵抗形成相反的两端。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庄子提倡“相忘于江湖”的疏离，认为人际羁绊妨碍精神超脱；卡夫卡则揭示现代关系的异化，艺术家与观众构成“表演—消费”的畸形共生。庄子主张在异化社会中保持“外化而内不化”的处世哲学，保持精神独立性。卡夫卡则发出警示，若不反思系统化压迫，人类将陷入更深的荒诞循环。

这其中的原因，应然有以下几点：其一，二者在生存哲学的基础上、哲学背景与核心命题上存在差异。庄子基于道家自然主义哲学，主张“天人合一”“顺应自然”，认为生存的最高境界是“逍遥游”。庄子通过寓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批判儒家礼教对人性的束缚。《饥饿艺术家》根植于西方存在主义与荒诞主义，揭示现代社会的异化本质。卡夫卡通过艺术家“饥饿表演”的荒诞行为，展现个体在工业文明中的无意义感。其二，二者在对生存中的痛苦的认知上存在差异。庄子认为痛苦源于“有为”与“执念”，主张通过“心斋”“坐忘”超越世俗羁绊，实现《齐物论》中“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卡夫卡则呈现痛苦无法消解的宿命性，艺术家即便死亡仍无法获得理解，文章结尾的小豹正象征生命力与荒诞的永恒循环。其三，二者在生存意义的实现路径上存在差异。庄子主张“无待”的自由，通过泯灭物我界限实现“至人无己”的境界，如实现《逍遥游》中“乘天地之正”的终极自由。而卡夫卡展现存在主义式的困境，艺术家试图用饥饿表演证明自我价值，却陷入“看与被看”的凝视结构，最终成为荒诞的献祭品。正如与卡夫卡处在平行时代的鲁迅，他在《孔乙己》《药》《阿Q正传》《示众》《祝福》等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麻木的典型性的看客。“小说中所有的人只有一个动作：‘看’；他们之间只有一个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由此而形成‘看/被看’的模式……也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9]《饥饿艺术家》中观众和饥饿艺术家的关系也同样是一种“看/被看”的关系。

卡夫卡与庄子在“生存”主题下的认知差异在于：在本体论根源上，卡夫卡认为“上帝已死”，庄子认为“道术为天下裂”；在认识论上，卡夫卡具有“工具理性”，庄子则偏于“道法自然”；在社会批判指向上，卡夫卡批评的是“资本主义生成体系”，而庄子想要打破的是“儒墨是非的价值霸权”；在异化形态上，卡夫卡表现为“自我成为自己的陌生人”，而庄子主张“丧己于物，失性于俗”。二者进行了跨时空的生存“对话”。二者共同构成人类对生存本质的永恒追问，庄子从自然哲学角度开解生存困境，卡夫卡以现代性批判揭示生存异化。这种“东方超脱”与“西方荒诞”的对话，为当代人提供了双重镜鉴——既需庄子式的精神超越，亦需卡夫卡式的病理诊断，方能在技术文明时代重建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四、庄子与卡夫卡关于“生存”寓言的差异性

本雅明说：“卡夫卡只能以姿态的形式理解事物，而这种他不理解的姿态构成了寓言的含混部分。卡夫卡的作品就源自这种含混。”^[10]本雅明指出的是，卡夫卡不以直接描摹现实来获得真实，而是通过寓言的方式来探寻现实的本质。这也与《庄子》中的“混沌”寓言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混沌”本就代表本真，而七窍的凿明确也打破了这种“含混”状态。他们都通过“寓言”的方式来阐明其道理与主张，他们在作品中的根本处理方式上相同，但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则存在差异。

表1 庄子与卡夫卡生存寓言的差异性

	《庄子》	《饥饿艺术家》
寓言形式	东方自然意象、开放性结局	西方超现实主义、封闭性结局
寓言功能	哲学启示、精神超脱	社会批判、异化揭露
预言指向	人性异化的永恒警示	现代社会的病理化未来
自由路径	“心斋”“坐忘”式的内在超越	“自我囚禁”式的消极反抗
哲学底色	道家思想超脱性	表现主义荒诞性

(一) 在寓言形式上具有异质性

《庄子》的寓言形式特征在于，多用自然意象、开放性结局。庄子寓言以大鹏、井蛙等自然物象和庖丁、子綦传说人物为载体，通过夸张变形揭示“道法自然”的生存哲学，实现自然意象与哲学隐喻。例如，“庖丁解牛”以技艺隐喻“顺应天道”的生存智慧。他的寓言具有辩证性与开放性。寓言结局多指向对世俗价值的解构，例如，“庄周梦蝶”消解物我界限，引导世人超越二元对立，追求精神自由。《饥饿艺术家》的寓言的形式特征在于，多运用超现实场景和封闭性结局。而超现实场景中往往具有荒诞逻辑，例如，卡夫卡通过“饥饿表演的极端化”等非理性情节构建寓言，影射现代社会的异化本质。他的寓言具有封闭性与压迫感，寓言结局多呈现个体被系统吞噬的必然性，如将“笼子”作为生存象征，艺术家死亡后被遗忘、黑豹取代其位置，暗喻生存困境的无解性。

(二) 在寓言功能上具有差异性

《庄子》的寓言目的在于哲学启示、精神超脱，通过寓言消解世俗执念，引导超脱与逍遥。如“无用之树”（《人间世》）讽刺功利主义，倡导“安时处顺”的生存态度。庄子寓言更多的是哲学启示而非社会批判，更关注个体精神境界的提升，而非直接地针砭时弊。《饥饿艺术家》的寓言目的在于社会批判、异化揭露，它揭露了异化、荒诞与物化的生存情况。饥饿表演象征现代社会对“崇高”的消费化，观众将艺术降格为猎奇表演，笼子隐喻出制度化生存的囚禁。卡夫卡试图通过寓言批判工业文明下人性的扭曲，批评艺术家因惰性自我封闭、观众因麻木沦为“陌生人”等，进行社会病理诊断。

(三) 在预言指向上存在差异性

《庄子》的寓言给予人性异化的永恒警示。庄子预言人类若背离自然本性，将陷入工具理性的桎梏，如“有机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天地》）的寓言强调人应回归本真，避免被世俗异化。卡夫卡反对机械文明，对此他是感到悲观与痛苦的，因为当时的西方国家与文明是：“关于完美是心智和精神的内在状况的理念与我们尊崇的机械和物质文明相抵牾，而世上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更推崇机械和物质文明。”^[11]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人的生存状态，人与人之间的生存关系必然性地发生畸变，这是不可避免的。《饥饿艺术家》的寓言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病理化未来。卡夫卡预言信息化时代人际关系的原子化与意义感的消解，这在《饥饿艺术家》中展现为艺术家与观众无法建立真实连接、艺术家饥饿表演的具有虚无的本质等。《庄子》的寓言通过“混沌之死”等故事暗示强行干预自然的灾难性后果，具有隐喻性、反讽性和开放性。再如“濠梁之辩”（《秋水》），激发人类对于自我生存是否“快乐”的反思。《饥饿艺术家》的寓言通过细节的真实性强化寓言的可信度，如艺术家计算饥饿天数时的偏执，经理将饥饿表演严格限制在40天等，都映射出这种荒诞行为的可信度，促进人们对这种行为的批评与反思。

(四) 在自由路径上存在差异性

《庄子》的生存观是道家自然哲学，主张“天人合一”，认为生存困境源于违背自然规律，可通过“心斋”“坐忘”实现精神自由、积极超脱，消解生存焦虑。《饥饿艺术家》的生存观是存在主义下的荒诞的哲学，揭示生存的偶然性与无意义，饥饿艺术家至死未获理解，正如加缪的“荒诞英雄”。带有批判性悲观主义，个体在系统中会失败，但失败本身构成对系统的反抗。《庄子》的自由观内在和外超越的自由，通过精神逍遥实现内在超越，达到“无待”之境。《饥饿艺术家》的自由是囚禁中的消极自由，艺术家的饥饿表演是对消费社会的拒绝，但其自我囚禁也沦为共谋。

(五) 在艺术手法上存在异同性

二者均擅用寓言体，这是他们寓言叙事的共性。庄子借“骷髅对话”（《至乐》）探讨生死，卡夫卡以“饥饿表演”隐喻生存困境。但庄子的寓言指向哲学顿悟，卡夫卡的寓言强化则存在悖论，如艺术家临终坦言“找不到合口食物”的荒诞逻辑。在象征系统上也存在差异，庄子构建了“大鹏、秋水、蝴蝶”等自然意象群，构建宇宙观，象征超越性精神维度。卡夫卡构建了“铁笼、布告牌、烂草”等人造物象征体系，凸显工业文明对人的物化，饥饿艺术家与寓言结尾处小豹的野性生命力构成反讽对照。在叙事手法上，《饥饿艺术家》常运用陌生化与间离效果，如观众麻木如看客般看待饥饿艺术家的表演；《庄子》通过寓言化与诗意类比，如大鹏与学鸠二者在认知境界上的差异。在异化场景上，《饥饿艺术家》常运用封闭铁笼、马戏团等现代空间，《庄子》则常运用山林泽野、混沌开窍等自然意象。在寓言的矛盾冲突上，《饥饿艺术家》展现了个体与体制的对立，如艺术家对抗表演规则；《庄子》展现为本真与矫饰的对立，如混沌被凿。卡夫卡与庄子中的隐喻意象的比较，二者的艺术表现为一定的

互文性。卡夫卡的“铁笼”对应了庄子的“大樗”（《逍遥游》），“表演记录本”对应了“卮言日出”（《寓言》），“腐草中的尸体”对应了“鼓盆而歌”（《至乐》），等等。在叙事策略上，卡夫卡是K式迷宫叙事，反映了现代人的迷失；而庄子用寓言式的嵌套结构，体现了悟道的渐进性。在语言特征上，卡夫卡善于用法律文书式的精确与模糊来表达，而庄子用诗性语言的模糊与澄明来展现。

（六）在审美表达上存在差异性

卡夫卡采用悖论叙事，采用表现主义的变形手法，将饥饿表演的“职业荣誉感”与肉体消亡并置，创造出生存的悖论。艺术家越是追求表演极限，越是沦为商业符号，这种“追求自我实现反而导致自我毁灭”的叙事逻辑，与庄子的“无为”智慧形成鲜明差异。卡夫卡的寓言化书写，进行了极端化隐喻，饥饿表演将生存困境推向极致，笼子、时钟、烂草等意象构成存在主义的符号系统。运用了陌生化效果，将艺术家视角中“陌生人”的异化存在，正如布莱希特“间离理论”，强化观众与表演者的认知断裂。庄子通过“庖丁解牛”“佝偻承蜩”等技艺寓言，实现了诗意超脱，展现“以天合天”（《达生》）的非对象化生存。其“物化”最终导向“与物为春”的审美境界，与卡夫卡的绝望叙事形成鲜明对照。庄子的诗性思辨，进行卮言曼衍，通过嵌套式寓言，如“庄周梦蝶”“濠梁之辩”等多维度解构荒诞。他塑造的“混沌美学”，以“混沌之死”隐喻人为秩序对自然本真的破坏，与饥饿艺术家的“死亡反讽”形成东西方悲剧美学的对话。

五、庄子与卡夫卡的批判性、预言性和启示性

庄子和卡夫卡的创作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未来预言性和启示性。二者都对社会现实进行了一定的批判。

（一）封建乱世下的生存批判

庄子进行了古典式反思，他进行反异化启蒙，批判“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缮性》），反对技术理性对自然的征服（“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天地》）。他对返回自然社会的“生存”存在理想，构想“至德之世”（《马蹄》），主张回归“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马蹄》）的自然原初状态，与卡夫卡的工业文明批判形成古今的鲜明差别。

在批判对象上，庄子指向儒家伦理体系、工具理性、功利主义、异化病态等。批判“仁义礼智”对自然人性的扭曲，例如，《马蹄》篇表达出对人为规范的否定。庄子认为，过度强调“仁义礼法”会导致人性扭曲。例如，统治者以“仁政”之名行控制之实，反而激发人性的贪婪与虚伪，如《徐无鬼》中批评尧的“畜蕃然仁”，最终使社会沦为“盗亦有道”的荒诞局面。批评权力异化与君主制度。庄子以“触蛮相争”（《则阳》）隐喻战国诸侯的战争本质，将诸侯争夺领土比作蜗牛角上的厮杀，揭示权力扩张的荒诞性。他直指君主制是多余的社会枷锁，认为圣人之治犹“使蚊负山”（《应帝王》），从根本上否定集权统治的合理性。批评儒家礼教与道德虚伪。庄子通过“盗跖论道”（盗跖）等寓言，揭露儒家“仁义”被统治者异化为控制工具的本质。批评人性异化与社会病态。“舐痔结驷”（《列御寇》）寓言以舐舐痔疮获得赏赐的荒诞故事，批判趋炎附势的社会风气。庄子对个体自由的存在终极关怀，如“濮水垂钓”（《秋水》）拒绝楚王聘用的选择，确立“宁曳尾于涂”的生命姿态，这种对精神自由的坚守，为现代人对抗物欲挤压提供思想资源。庄子高频使用“龟喻”：庙堂死龟象征权力禁锢，泥中活龟代表自由生命。“大瓠”寓言中，惠子眼中的无用之物，在庄子处转化为遨游江湖的载体，形成对功利价值观的批判。庄子对“人相食”的社会危机和人性异化进行的预言，庄子在《庚桑楚》中提出“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并在《徐无鬼》中进一步强调“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这里的“人相食”并非字面意义的同类相残，而是隐喻社会道德沦丧后，人与人陷入利益掠夺、精神吞噬的异化状态。《天下篇》中指出，人类思想将从混沌统一的“道”逐渐分裂为“百家众技”，人们或沦为只知局部真理的“一曲之士”，导致“内圣外王之道”被遗忘，天下陷入混乱。而“混沌之死”象征人类文明对自然本真的破坏，暗示工具理性导致人性异化。庄子借“混沌之死”“日凿一窍”寓言警示，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干预将破坏生命本真状态，最终导致文明与自然的双重毁灭。

（二）工业文明下的生存批判

卡夫卡则揭露了工业文明下的人际关系物化，指向资本主义物化秩序。卡夫卡在其《在流刑营》写给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的信中说：“不仅它是难受的，更甚者是我们共同时代和我的独特的时代，它们同样是非常难受的，过去是，现在也是，而我的独特的时代甚至比大家共同的时代难受期更长。”^[12]卡夫卡生活在机器大爆炸时代，敏锐见证到社会的畸变和疾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发展社会里，工业机器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动荡、精神危机，似乎已经让人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人们普遍性地存在陌生感、孤独感、荒诞感。这可以说是卡夫卡其自己和那个时代里人们的生存愿望的表述。卡夫卡说：“凡我写过的事情必将发生。”^[13]作为一个“存在的勘探者”和对生存主题的“追寻”者，他对人类未来生存的预报准确而且深刻，他对于我们反思自身和改善社会关系有着警钟式的提醒。

《饥饿艺术家》中，观众将饥饿艺术家视为娱乐工具，经理将饥饿艺术家异化为赚钱机器，正体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卡夫卡展现了预言式批判，饥饿表演的兴衰映射消费社会的浮躁本质。经理规定40天表演期限，“超过则门庭冷落”，揭示资本逻辑对人性需求的精确计算。观众从狂热追捧到彻底遗忘，呼应鲁迅笔下“看客”的麻木，体现存在主义式的“他人即地狱”，揭示了群体冷漠。“而从整体上说，卡夫卡提供的是关于人类生存境遇和生存方式的未来可能性的想象，他可以称得上20世纪最伟大的预言家。”^[14]如钱理群所言，卡夫卡的作品“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生存境遇的未来想象”^[15]。在技术理性主导的当下，重审这一文本，有助于反思如何抵御

物化、重建主体性，从而为“存在”赋予真正的意义。

在对现代启示上，他们还能在异化困境中实现双重镜鉴、进行维度互补。卡夫卡显微镜式的社会病理分析，与庄子望远镜式的文明批判形成观察视角互补。前者揭示异化的制度性根源，后者暴露异化的认知性基础。在新的时代，既需要卡夫卡式的制度批判勇气，也需汲取庄子“与时俱化”的生存智慧。庄子的生存寓言，为信息爆炸时代提供“减法哲学”，反对过度违反自然的改造，倡导回归质朴本真；卡夫卡的生存预言，精准预判后工业时代的生存危机：社交中的“观看文化”重现“笼中表演”模式，身份认同危机正呼应艺术家的存在焦虑。总之，卡夫卡所表现的是西方工业文明中的现代困境，庄子则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家的天然智慧。

参考文献：

- [1] 王先谦.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12]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一卷[M]叶廷芳,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22;189.
- [3] 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970.
- [4][14]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4;53.
- [5] 卡夫卡.致菲莉斯[M]//叶廷芳.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6] 孙君华.试论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J].国外文学,1982(04):5-36.
- [7] 阿尔贝·加缪.西西弗斯神话[M].沈志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6.
- [8]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143—144.
- [9] 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1.
- [10] 汉娜·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M].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11]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M].韩敏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1.
- 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七卷[M].叶廷芳,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89.
- [13][15] 钱理群.两个“无名的人”对20世纪世界图景的预言式解读——在“隔离”中读张天祐《鲁迅、卡夫卡解读》[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5(01):100-102.

"Death of Hundun" and "Death of the Hunger Artist"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xistential Themes in *Zhuangzi* and *A Hunger Artist*

Yang Chuanlu¹

¹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s an intertextual analysis of the allegories concerning existential themes in *Zhuangzi* "混沌之死" ("Death of Hundun") and Kafka's *A Hunger Artist* "饥饿之死" ("Death of the Hunger Artist"), situated within a cross-temporal framework comparing pre-Qin natural philosophy and 20th-century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t reveals how both works illuminate humanity's fundamental existential dilemmas and propose paths toward transcendence. "Death of Hundun" allegorizes the perils of forcibly reshaping nature or human essence through subjective will, warning against excessive intervention while advocating a return to authenticity and ecological equilibrium. "A Hunger Artist" exposes the pervasive spiritual crisis and nihilistic alienation withi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Both allegories converge in addressing the core predicaments of human existence. Stylistically, each depicts forms of "alienation," "absurdity," and "reification." Kafka's parable models modern interpersonal estrangement, reflecting survival struggles in industrialized societies; *Zhuangzi*'s narrative critiques ritualistic alienation and champions spiritual autonomy. Kafka's "absurdity" stems from capitalist alienation, embracing life through confrontation with mortality, whereas *Zhuangzi*'s "absurdity" arises from limitations of secular cognition, advocating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Kafka's "reification" manifests as the commodific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under capitalism, prophetically warning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s erosion of humanity; *Zhuangzi*'s "reification" represents a philosophical state attained through self-cultivation, enabling transcendental detachment. This diachronic "dialogue" not only highlights divergent intellectual responses to existential crises across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s but also underscores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survival themes and resonant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across heterogeneous civilizations.

Keywords: *Zhuangzi*; Kafka; *A Hunger Artist*; existential themes